

胡同猶在 時間在這裡有了重量

侯寶林故居、福康安宅院都與載濤貝勒大有淵源

尋訪從東四博物館開始，賈英華坦言通過腳下所在這個古色古香的院落，可以直觀感受到四合院的形制，也可以瞭解北京作為首都的歷史由來。他說從元代建都之初，北京對街巷規劃得非常嚴謹，“我們今天走的時候，依然能感受到元代古都的規制，東西向全是胡同，南北向全是街，按1.5米一步算的話，街基本有24步，胡同則是6步，大體上在7米到9米3。”

博物館的南房正在辦攝影展，孫永紅指著牆上的老照片說，很多年代久遠的照片都是從社區居民手中收集來的。穿過時光隧道一樣的展廊，西牆上擺放的六件古器十分吸引人，鄭毅說那是2018年大掃除時他在福康安府發現的文物，“當時正往外運東西，我直覺這是個老物件，就把它拉到街道辦事處。第二天專家過來一看說這是廚房門上邊的裝飾，金絲楠木的，而這個帶花雕，說明王府的等級比較高，”他又一指角落裡，“那次發現也讓我大夥意識到文物保護就在身邊，後來居民們陸續搜集到不少帶字的舊磚、水缸等老物件，放在這裡對研究老城區的歷史也起了重要作用。”

從博物館出來直奔東四頭條，快走到胡同盡頭處，不顯山不露水的一個宅院映入眼簾，小門小院，透出一種“繁花落盡小院幽”的寧靜。賈英華在門前站定，指著牆上的“侯寶林故居”五個字介紹說是由著名漫畫家方成題寫的。有會友好奇地問：“剛才您說線路時留了一個懸念，大家都好奇侯寶林的爸爸是誰。”賈英華笑言，這個疑問最初是他去參加溥儀追悼會時產生的，“當時我看到侯耀文也來參加，而且甲申時居然走了前頭，就挺納悶，心想他跟皇族是什麼關係？”後來這個謎被載濤的最後一任妻子王乃文解開。

賈英華講起事情原委：想必大家都不知道王乃文是誰，原來西單商場門口有兩座人物雕像，拉弦的男士，原型是中央廣播說唱團的第一任團長白鳳鳴；唱大鼓的女士，原型就是王乃文。王乃文跟侯寶林以前都在西單曲藝社。大家都知道侯寶林小時候是孤兒，後來被收養，那侯寶林的爸爸是誰？王乃文跟我說，有一次全國政協開會，侯寶林和溥儀的七叔載濤走在一起，下臺階時，侯寶林趕緊過去攙扶，說您慢著點兒，一直攙下臺階。載濤說，侯老閣您太客氣了。侯寶林說，我對您好是應該的，我是從小吃您的飯長大的。載濤一聽這話還以為是在開玩笑，就問此話怎講？侯寶林說您家是不是有一個姓侯的廚子，叫老侯，那是我爸爸。載濤聽了大吃一驚，敢情樂膳房出了名的老侯是侯寶林的爸爸。開完會侯寶林跟載濤道別說，這回您知道了吧，我爸爸就是老侯，我是小侯。載濤也是非常幽默的一個人，他說，你爸爸老猴，你小猴，我是唱猴戲的，咱們一窩猴。

據說載濤那天回到家，一進門難得地哈哈大笑說，乃文你猜我今兒見著了誰？我見著侯寶林了。王乃文說見著侯寶林有什麼新鮮的，在西單曲藝社我資格不比他差。可當載濤說出老侯是誰，王乃文也大吃一驚。溥儀也感到吃驚，他說：“老侯每次做好飯還給端上來，是很和善的一個人，鬧了半天是侯寶林的爸爸。”後來再開會時，侯寶林又見到載濤說我改口叫您“老飯東”了。載濤說我也別叫小侯了，叫你“一戶侯”。

站在侯寶林故居前，回憶王乃文親口講的一段故事，賈英華頗為感慨，“侯寶林經歷過舊社會的苦，後來進戲班學京劇，最後倒倉改學的相聲，新中國成立後成為藝術家。咱們大夥都聽過侯寶林的相聲，他的學，京平梆子，惟妙惟肖。我的看法是，說相聲得先說你會不會柳活兒，柳活兒指的就是唱功。侯寶林非常刻苦，他不單柳活兒好，還研究語言藝術，最後被北京大學聘為客座教授，也印證了他對藝術的鑽研。”

東四二條是一條很窄的胡同，走不遠就到了朱門大宅的福康安府邸。賈英華直言，一說福康安，大家議論最多的就是他的特殊身世，但實際上如果瞭解福康安的幾個貢獻，則會引發大家對歷史的深思。福康安自幼熟讀兵法，文武全才，他參與平定大小金川之亂，乾隆給他重賞，23歲就成為正一品的御前大臣，做到禁衛軍首領的第一把交椅，清廷平定三藩打了八年之久，在乾隆時期福康安曾建立了卓越功勳，這是他的第一大功績。第二大功績是平定了臺灣的叛亂，當時乾隆命福康安率軍渡船過去，經過艱苦戰鬥，平定了臺灣叛亂。第三大功績是平定西藏叛亂，解決了困擾清廷百年來的一個難題。他最大的功績是不戰而屈人之兵，為避免發生更多的叛亂，他



眾所周知，北京城留存有數不勝數、積澱悠遠的文化遺跡。為幫助居京或來京的朋友更切實、更深入、更系統地瞭解這座“文化中心”的深厚內涵，本報推出“北青版”京城文化路線。我們將以實地尋訪的方式，帶領讀者用腳步丈量這座古老又嶄新的城市，去閱讀、品味、感受並觸摸它的肌理。我們期待，這樣一條線一條線地交織起來，將呈現出一幅既有溫度又有時代感的京城文化地圖。

東四位於古都內城皇城的東部，至今還能在眾多胡同裡看到不少齊整的四合院。10月23日，初冬午後，陽光照得人暖洋洋的。下午兩點，“青睞”會員在東四胡同博物館準時集合，開啓了探訪東四的人文之旅。很多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被著名晚清學者、百家講壇主講人賈英華娓娓道來，大家邊走邊聽，與眼前的景物交織呼應，像是觸摸到了老北京時光深處的密碼。

82歲的原鐘鼓樓文保所所長鄭毅、民協副會長孫永紅及徐世昌的重侄孫女婿郝洪樂等人專程趕來，他們都生活和工作在這裡，對東四懷有很深的感情。幾位老街坊從頭跟到尾，熱情地向大家介紹大宅門裡真切的文物，十分令人感動。這個午後，聽著那些耳濡目染的皇城故事，觸摸它們晚清民國時的歲月紋樣，看著房檐上曬太陽的花貓，以及在院裡曬被子的大爺大媽，心頭平添了幾許大氣慈祥的溫暖。

後來搞出一套關於西藏治理的章程，為後世留下重要線索和啟迪。

福康安宅邸現在已成為民宅，從構造來看依舊非常高妙。民國30年代，這裡住著一位飽讀詩書的進士，後來卻成了大漢奸。“日偽時期，王揖唐成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的一把手，日本人想借他之手來控制整個華北地區。一天，一輛車從這裡開出去，直奔了載濤居住的西揚威胡同。很多軍警憲特隨行，整條街都戒嚴了，王揖唐從車上下來，進載濤屋裡坐了很長一段時間。”賈英華說。

後來才知道，當時北京缺一任市長。雖然清朝滅亡了，但皇權在老百姓當中還有很大影響，日本人派王揖唐說服皇叔載濤出任北京市長。王揖唐跟載濤說，您天天騎個自行車也不是事兒，我給您換個臥車好不好？心知肚明的載濤說，我騎我的自行車，坐臥車我這身子骨受不了。最後送王揖唐出門時，載濤站在門檻裡沖王揖唐鞠了三個躬。送客回來王乃文問載濤，多大的貴客，也沒見您給鞠三個躬的！載濤說我什麼意思，以後你就知道了。日本投降後，1948年王揖唐以漢奸罪被處以死刑。載濤跟王乃文解恨地說，知道我那時候為什麼給他鞠三個躬了吧？他是替我死的。從載濤的獨特舉動，可以看出他對漢奸罪惡的仇恨和鄙視。

同一個宅子，不同歷史時空中發生的事，如今聽來，讓人特別感慨。

清朝最美格格王敏彤直到去世還是待字閨中的王大姑娘

一路走到松筠舊居前，“松筠是蒙古族人，第一任伊犁將軍，是一位民族英雄”，賈英華講道，“滿族借助蒙古騎兵馬上奪得天下後，作為一種統治戰略，成立了管理少數民族事務的理藩院，從松筠將軍身上可以看到滿族統治的國策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松筠將軍五代之後家族發生了變化，不再從政從軍，他的玄孫言菊朋創立了京劇著名的言派。言菊朋的女兒言慧珠也是京劇的一杆旗，她民國時的照片非常漂亮，可惜最後悲慘而死。松筠將軍家族最大的貢獻，是收集了晚清到民國的曲目曲本一千

六百多種、四千多曲，使中國傳統的戲劇文化得以傳承推廣。”

在幽深的胡同裡轉，想要找到舊宅門的準確位置並非易事，好在鄭毅、孫永紅對地形熟悉，帶領大家縱著、橫著穿小胡同，使人有種解謎的欣喜。

賈英華指著東四三條當街陽光下的一截牆說：“牆上這個泰山石敢當相當於一處界碑，胡同發生了很多變化，唯獨這塊界碑沒變。從泰山石敢當這一直到那棵槐樹，清朝最美格格王敏彤她們家就住在這兒。我從小就認識王敏彤，我們都叫她王大姑娘。她的母親是乾隆後人，父親是金代皇帝後人，王大姑娘和很多女眷，包括她姥姥、媽媽也在這裡住，一直住到2003年。”

在賈英華的記憶裡，王敏彤不僅性格溫婉，而且從小琴棋書畫、詩詞歌賦樣樣在行，“王大姑娘搬來這住，跟冬皇孟小冬就隔著一個院，那邊喊吃飯，這邊都能聽見。她唱戲也非常好，還得到了孟小冬、梅蘭芳的讚賞。我小時候老能看見，她每天很早起來，在老文化部門前舞劍。她的劍舞得非常漂亮，我那時還是十來歲的孩子，就覺得天下竟有如此的美人。”

清朝最美格格，卻一生命途多舛，直到死去還是待字閨中的王大姑娘。賈英華後來採訪了很多皇族後人，包括婉容的弟弟和溥儀的三妹等，掌握了很多皇族人物的一手資料。在賈英華看來，網上很多關於王敏彤的說法大都是以訛傳訛，“清朝最美格格為什麼終生未嫁？究其本來說，是她一生追求皇上溥儀而始終未能得到。”

王大姑娘癡戀溥儀，自始至終卻沒有緣分，“溥儀跟我說過，為滿時期溥儀選妃時王敏彤去過長春，看相的人覺得她五官漂亮，唯獨下巴短了一點，就沒選成。後來有人撮合她嫁給溥傑，但相人說的話溥傑都知道，當然也不同意。1959年，溥儀特赦回京，王大姑娘聽到消息，欣喜若狂地拜託潤麒請溥儀來吃飯，就在這院裡。潤麒知曉溥儀的缺憾，菜炒得好，還拿出最好的酒，溥儀吃得非常高興。沒想到一提王大姑娘的事，溥儀變了臉。王大姑娘

還不死心，去醫院開了一張處女證明托人轉給溥儀。溥儀最後跟潤麒說，我這皇上剛改造完放出來，找一對像是乾隆後人，這事絕對不行。1964年溥儀確診癌症，王大姑娘知道了天天去醫院拿牌，因為當時只能拿牌進一個家屬探望，結果溥儀最後一任妻子李淑賢到醫院幾次進不去，想辦法進去一看，王敏彤在呢，兩人吵起來。這樣的事發生不止一次，弄得溥儀很氣惱，有一次很不客氣地對王敏彤吼：你給我滾出去！”

2003年王敏彤搬到養老院，沒多久，“大年三十吃餃子，一高興噎著了，不幸去世。”賈英華老覺得特別遺憾，“王大姑娘臨去世前給我發了一封長信，希望能見到我，可是當時婉容的弟弟潤麒擔心我陷入她的家族紛亂，勸我一定不要去，沒想到竟成了訣別。”

車郡王府天花板的五爪團龍至今鮮有人知

順著胡同往東走，就到了車郡王府，單從建築遺存便可見這裡保存得比較完整，從門口蹲著的石鼓仍然可辨舊日王府的綿長氣韻。在賈英華看來，車郡王府對於文化的功績是不可想像的，“大家都知道《紅樓夢》有多種版本，鮮為人知的是，最初的蒙文版本《紅樓夢》就是車郡王府收藏的，由載濤所藏，最後捐獻給了國家。如果沒有蒙版《紅樓夢》，學界將缺少非常重要的一種版本，這是對文化搶救的一個重大貢獻。”

鄭毅告訴大家在車郡王府舊址裡還藏著“寶貝”。“寶貝”是真寶貝——正房天花板平棋上畫有30多個五爪龍，而且每一格平棋裡的龍都一模一樣！現在由住戶李大爺一家維護著，是他們家在一次打掃衛生拆掉頂棚糊紙時發現的，保存狀態很好。

能親眼見到五爪龍的不俗氣勢，大家都覺得幸運。五爪龍難得一見，不知道車郡王府裡為什麼有五爪龍？賈英華推測，“在北京來說，五爪龍都在故宮所見，能在王府裡頭見到，到現在為止我不敢說是唯一，但我所目及的還沒有過，確實非常珍貴。我剛才仔細看了，它的顏色不像金色，卻特別豔麗，而且彩畫非常清楚細緻，我推測這個五爪龍是御賜的。”

李大爺家在車郡王府住了46年，他告訴大家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裡是對外文化委員會，“這間正房就是當時的會議室，周恩來總理曾經在這間屋裡接見範文同，研究簽署《中越友好條約》”。

胡同套胡同地穿到了鐵營南巷，在一個垂滿絲瓜葉的小院門口停下，賈英華指著斜對面的校園頗為動情地說：“我們站的地方就是民國總統徐世昌的故居弢園。弢園，原指弓袋，隱居之意。斜對面原來是128中，我就是在128中上的學。上學的時候就知道我們學校是弢園的後花園，以前有特別大、特別厚的一個大紅門，正門對面有個一字大影壁。”

賈英華認為，徐世昌是一個八面玲瓏、十分開明的人物，“徐世昌做的兩件事讓人佩服，首先是袁世凱稱帝時，他巧妙地退隱了。後來日本人讓他出山，他仍然予以拒絕。在袁世凱稱帝的大是大非面前，在民族大義面前，徐世昌的態度非常明確，值得佩服。”徐世昌的重侄孫女婿郝洪樂補充介紹道，徐世昌的故居大約有四五畝，從1909年一直到1922年下野，他在弢園住了13年。徐世昌去天津後由弟弟徐世光留守北京。弢園是個大跨院，中間有過街樓連接。1882年徐世昌進京考進士時，在南城拜了呂祖廟，哥倆都考上了。他後來在東院建了呂祖廟，很私密，外人一般進不來。後來徐世昌不想給袁世凱當差，在後花園蓋了風月館，意思是只談風月，平時自己在這裡看看書寫寫字。

100多年了，弢園變成了眼前的小雜院，面目皆非，住戶寥寥。賈英華說他小時候見到一塊練字石，賣家告訴他是徐世昌院裡聽松樓下的練字石，他當時想民國總統也拿水蘸著在石頭上寫字呀，“當時我特想買，我媽說十塊錢夠咱家吃一陣子的了！直到現在都覺得特別遺憾。”越往深處走，越雜亂，在一處搭著鐵皮樓梯的小二樓前停下，郝洪樂說這裡就是原來弢園的西院，“這個樓就是徐世昌的書樓，叫書廳樓，因為收藏有蘇東坡的石書廳而得名。”

由第一站侯寶林故居引出載濤，到最後一站崇禮故居亦終止於載濤，故事有始有終，結束時，賈英華感慨道：“這次應‘青睞’之邀請述自己所知的一些歷史人物，我覺得對保護東四地區的古跡、文物有助益，更重要的是，也增強了大家熱愛北京、熱愛祖國的愛國之心，同時對推進祖國統一大業來說，這次活動也有現實意義。”掌聲響起，大家都感到意猶未盡。胡同還在，便覺得時間在這裡有了重量。

美、加升學輔導

- ★ 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
- ★ 一對一全程專業輔導，協助優化所有申請資料及程序
- ★ 推薦適當學校、輔導要求考試
- ★ 競賽活動指導、突顯能力專長
- ★ 協助安排優質寄宿家庭

314-991-3747

TYH USA · Fax: 314-991-2554

tyhusa@qq.com · tyhusa@gmail.com

WeChat ID: wenhwang1207

8517 Olive Blvd., St. Louis, MO 63132

